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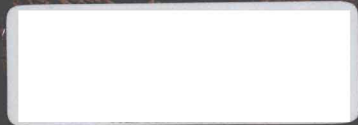
西夏之眼

转轮古石

2

神秘，是掩盖西夏千年的面纱

龙飞◎著



西夏之眼

转轮古石

2

神秘，是掩盖西夏千年的面纱

龙飞◎著



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西夏之眼之转轮古石 / 龙飞著. ——北京: 新世界出版社, 2013. 3

ISBN 978-7-5104-2863-0

I. ①西… II. ①龙… III. ①长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310195号

西夏之眼之转轮古石

作 者: 龙 飞

责任编辑: 陈 琼 施玉环

封面设计: 八 牛

责任印制: 李一鸣 黄厚清

出版发行: 新世界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(100037)

发 行 部: (010) 6899 5968 (010) 6899 8733 (传真)

总 编 室: (010) 6899 5424 (010) 6832 6679 (传真)

<http://www.nwp.cn>

<http://www.newworld-press.com>

版 权 部: +8610 6899 6306

版权部电子信箱: frank@nwp.com.cn

印 刷: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10×1000 1/16

字 数: 238千字 印张: 16.5

版 次: 2013年3月第1版 2013年3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04-2863-0

定 价: 28.00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, 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等印装错误, 可随时退换。

客服电话: (010) 6899 8638

西夏之眼

转轮古石

2

神秘，是掩盖西夏千年的面纱

龙飞◎著

001 功亏一篑 壹

039 生死之间 叁

071 无名圆盘 伍

107 秘密 柒

141 坑中爬出的生物 玖

175 致命的错觉 拾壹

215 猫腻 拾叁

貳 铜牌的秘密 019

肆 消失的入口 05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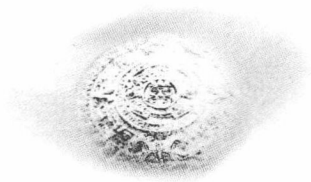
陆 另类拍卖 087

捌 大乱 125

拾 铜门 157

拾貳 迷失 193

拾肆 船 237



西夏之眼

转轮古石

2



功亏一篑



就在我深深为马上能洞悉真相而感到兴奋时，事情在最关键的时刻猛然间出现了巨大的转折。

出发前两天，喝酒和玩牌这种娱乐方式就被禁止了，所有人都要保持清醒的头脑，并且养足精神，贺老海做的这种事情一般不会遇到什么麻烦，不过一旦遇到麻烦就是大麻烦，过去的行动一直非常顺利，没有出过差错，但贺老海的警惕性始终很高。

这天晚上九点多钟，人都钻进屋子准备睡觉，小元去给贺老海搞热水洗脚，楼下突然传来一阵很大的动静，似乎是有人破门而入，贺老海的反应极为迅速，我还没从床上爬起来，他就一个箭步冲到门口，探头朝下看。下面不知道是什么情况，但贺老海只看了一眼，就跟中邪一样，二话不说，硬拖起我往窗户那边跑，一把拉开窗子，沉声对我说：“跳！”

我反应不过来，贺老海就急了，这时候下面的动静越来越大，人的低喝声、噔噔的上楼声、玻璃的破碎声此起彼伏，好像是房子里进了人。这地方只有两层楼，人进了正屋，顺楼梯几步就能上来，身手麻利的只要几秒钟时间，贺老海等不及了，一咬牙，翻身从窗户跳下去。我也蒙了，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思维稍一停顿，紧闭的房门就被人砰的一脚踹开，我顿时看见个油光发亮的光脑袋。

“和尚！”

“这儿很乱，先出去！”和尚拉着我出门，立即就有人挡到我身边保护着下楼，我看见和尚带了很多伙计，把楼上楼下的房间全踹开了抓人。

刚走下楼梯，外面隐约传来凌乱的枪声，和尚一边走一边说：“这帮狗日的反应倒快，翻窗户就跑，咱们在外面也有人，估计是干上了。”

“你们不是在南京吗？怎么跑这儿来了？”

“过来救你出火坑。”和尚嘿嘿一笑，“外面有车，上车再说。”

整个院子连同周围都乱了，我怕被流弹伤着，急急忙忙拉开车门就钻了进去，小胡子正平静如水地坐在车里闭目养神。

“大哥！你们这搞的算是哪一出？”

“救你。”

“你真扯淡！”我怒道，“早不来晚不来，偏偏这个时候来，你知道不知道，再过两天我就能跟贺老海进山洞了！两天！就两天！马上就要成功了！你们不能再等等吗？”

“我不知道会不会成功，只知道再等等你就该成仁了。”小胡子一边发动车子一边说，“这儿有人料理，咱们先走。”

路上我一个劲儿地埋怨，小胡子也不理，等我牢骚发够了，他才慢条斯理地说：“你知道不知道贺老海背后的老板是谁？”

“是个老头儿！”我没好气地说，“几天没见，不知道现在咽气了没有。”

“这个老头儿叫许晚亭，据说他年轻的时候在国外住过一段时间，解放后去了香港，一直到八几年才开始在内地做生意。自己搞货，也给港台还有一些外国人当掮客，不过从十年前他就开始洗家底，基本已经洗白了，很少参与圈子里的事，如果不是你提供的线索，真想不到贺老海是跟他做事的。”

“老头儿家底白不白跟你来捣乱有一毛钱关系没有。”

“有件事你可能不知道，外面已经露出点风声，我也自己查过，卫长空翻船，就是许晚亭派人做的。”

“是他干的？！”



我一怒，狠狠抽了口烟，开始骂那个老不死的老头儿，骂了几句，突然就想到小胡子他们来黄陂的原因。

我对江北熟悉，所以混到贺老海这里时说自己以前在老头子手下做事，如果老头子出事是许晚亭指使的，那么我的身份肯定早就被他们识破了，因为搞垮老头子那帮人不但事先计划周密，手里有详细的名单，而且他们抓了不少老头子的人，想要印证我的真实身份，根本不用费什么力气。

“明白了吧，我估计你的身份早就暴露了，他们不拆穿你，可能是因为你有用。”

小胡子千里迢迢从南京带人赶到黄陂，就是怕我出意外，这时候我知道错怪了他，心里很承他的情，但嘴上还不肯服软：“他们既然忍着不拆穿我，那就不用这么急嘛，至少等我进了山洞以后再说，要不这么多天工夫不是全都白费了。”

“这样太冒险，你继续呆下去，等没有利用价值的时候，马上会被灭口，况且，你对他们到底有没有用还不敢确定，事到临头再来救你，那就迟了。”小胡子一笑：“山洞这件事真搞不清楚就算了，但你要挂到这里，我会做一辈子噩梦。”

我也忍不住一笑，刚要说话，又想到老头子，于是问小胡子铜牌的事办得怎么样。

“很难，你说的阴沉脸到现在也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，没地方去找。雷英雄那边倒是接洽过了，我说用两块铜牌拓本换他一块，这毕竟不是普通买卖，两边都很谨慎，一直在协商，不过雷英雄对交换铜牌还是有兴趣的，前几天已经谈得差不多，他的地头在长沙，我们暂时不回南京，先带人去长沙会会雷老板。”

我和小胡子驱车回到他在黄陂市内的落脚地，驼叔一个人正等得心急，看见我后才长长舒了口气，我见他的样子好像很替我担心，胸口顿时一暖。

驼叔就开始数落小胡子跟和尚，说这俩人没良心，瞒着他把我往火坑里送。

我说没事，这么多天好吃好喝，还攒了十几万的工钱，毛都没掉一根，驼叔累了，刚想开口，我后面跟着补了一句：走得急，钱没来得及带回来。

“哎呀！”驼叔赶紧就去捂头：“你存心要把老子气死是不是，十几万哪！带上又不会累死人……”

小胡子泡了茶，我们一边坐着喝，一边等和尚回来。贺老海的人不算多，但有几个跳窗子跑了，跟外围的人发生枪战，打死打伤的都要做善后处理，可能会浪费些时间。

我们一直等到凌晨三四点钟，和尚才带着小元赶回来，见面一问，和尚说贺老海跑得快，没抓到，只按住两个伤兵，嘴硬得和石头一样，问什么死都不肯说，没办法，只好开车扔到野地里。

“可惜！没抓到贺老海，否则一审他，什么事都弄明白了。”

听完和尚的话，我顿时有点疑惑，按照和尚的作风，抓到人之后，足足有一百种方法能让对方开口说实话，但和尚说什么都问不出来，这就很奇怪了，难道贺老海手下的人全是钢铁战士？

不过人都已经放了，现在再说这些也没什么用。

驼叔上了年纪，瞌睡劲一贯很大，硬陪着我们等和尚，到这时候实在熬不住了，自己去睡觉，小胡子把小元打发走，我们就开始商量跟雷英雄做交易的事。

雷英雄这个人在传闻中一直都是风风火火，胆子大得无边无际，什么样的娄子都敢捅，什么样的人敢得罪，但传闻到底是传闻，跟实际情况有差别，这一行里没有傻子，也没有愣头青，特别是混到雷英雄这份上的人，你说他四肢发达头脑简单，连鬼都不信。

雷英雄并不是世家，他这一代才开始进圈子混，十几年时间风生水起，基本没有吃过什么亏，这就是最好的证明。

小胡子是个低调的人，过去一直窝在南京悄无声息地赚钱，在外面的名头不响。

如果是普通买卖，一个无名之辈带着件硬货找到雷英雄，没准他就收了，

但西夏铜牌完全是另外一个概念。

最关键的是，我们只有一块西夏铜牌的实物，何况小胡子还不打算把这块换出去，问题也就随之而来，直接拿两块铜牌的拓本去找雷英雄，人家连听都没听说过这几号人物，又见带来的是拓本，脑子潮了才会同意。所以小胡子刚跟雷英雄接洽的时候颇费了番周折，想来想去就打着我的旗号跟雷英雄谈，我也不是什么大人物，不过头上有个老爹，当时老头子已经失踪，雷英雄找不出什么破绽。

原计划中我是没办法露面的，因为正在从事谍报工作，但现在情况不同了，我被提前救出火坑，自然也要以主事者的身份去跟雷英雄谈事情。当初在半边楼雷英雄给我留下的印象非常深刻，这人虽然不怎么讲道理，完全就是暴力至上主义者，不过很奇怪，我对他的印象却不错，倒不是我欺软怕硬，究其原因，可能还是因为雷英雄当时对付的是阴沉脸。

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。

我们商议了很长时间，把乱七八糟的细节全部敲定，第二天好好休息了一天，然后就动身赶往雷朋友的地头。

到了长沙以后，小胡子跟雷英雄的人联系，说我们少东家已经到了长沙，那边很爽快，没多久时间就传来话，说明天在大红门茶楼碰面，雷英雄会亲自到场。

小胡子先派人去找这个大红门茶楼，嗅嗅味道，这里是人家的地头，必要的防备措施还是要做的。

派出去的人回来说大红门茶楼位置很偏僻，几乎没什么生意，我们怀疑这里是雷英雄的一处盘口，不过人家没有明说，专门挑了这个地方，我们也不好推诿。

湖南菜实在太给力，我们都无福消受，就找了个广东人开的馆子吃了两顿客家菜，第二天早上喝过早茶，提前跑到大红门去等，现在道上已经不讲究那么多礼数，不过既然我出面谈事情，就算是雷英雄的晚辈，况且是主动找到人家做交易，些许过场还是走一走为好。

一坐进包间我就不行了，莫名其妙地紧张，端杯子的手也直打晃，这就好比一个CBA的板凳球员，约乔丹来喝茶，大家都是同行，但一个天上一个地下，除了心里对对方的仰慕以外，还有种惶恐不安的情绪在里面。

和尚就站在后面扶住我的肩膀：“卫大少，你现在是当家主事的，给我们长点脸气好不好。”

我不爱听和尚的话，稳稳自己的手臂，转头呵斥道：“退下！”

“这才有点意思。”和尚低声说，“雷英雄过来以后，你就按我们昨天说好的跟他谈，别动不动就跟尿急一样坐不稳，他也是个人，你手怎么还在抖。”

“你站着说话肯定不腰疼，要不我们换换，你来当少东家，我手抖不是因为害怕紧张，是因为兴奋，马上又要弄来一块铜牌，我很欣慰。不要看不起人，也别以为我没见过世面，告诉你，江北本来就是个藏龙卧虎的地方，高人很多……”

“驼叔后继有人。”

我们俩嘻嘻哈哈地斗了会儿嘴，情绪倒真平稳了不少，想想也是，雷英雄怎么说也就是个人，不会比我见过的那些不是人的东西还令人紧张。

正说着，小胡子低声道：“人来了。”我跟和尚赶忙摆正自己的位置，包间门一开，茶楼老板满脸堆笑地让进来两个人，雷英雄到了。

当初在半边楼的时候，我完全被这个人的气势所震撼，对他自然非常在意，许久不见，雷英雄还是老样子，算算他的年纪，大概就是四十七八岁的样子，平时可能注重养生之道，保养得极好，比想象中要年轻得多。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，雷英雄进门尚未开口，我就觉得包间里的氣息猛然一滞。

芸芸众生中有这样一种人，他们不见得多么高大魁梧，不见得生有异象，但浑身上下无时无刻不透出一种无形的引力和气势，无论走到哪里，都是众人关注的焦点，无论干什么，甚或举手投足间就会让人不由自主地感觉到溢于言表的大气、霸气和威严，这种人只是异类，数量极少，雷英雄无疑就是其中之一。

雷英雄的手下可能都留在门外，身边只有一个小姑娘，我对她同样有印象，这丫头精灵古怪，把阴沉脸玩得几乎要吐血，也是很扎眼的一个人物，只不过雷家大小姐气场没有她爹那么强，所以她爹一出场就把她给盖过去了。别说，这么近距离一看，雷家妹子真如当时驼叔所说，不折不扣的美人坯子，尤其那双眼睛，简直如同波光闪动的两汪泉水，在乌黑细密的睫毛下眨巴眨巴就看得人骨头发酥，再大两岁，不知道得迷死多少男人，唯一的瑕疵就是有颗小虎牙，破坏整体美感，却又平添出几分乖巧可爱，我心说这样的女儿，怪不得她爹宠得要命。

这行里的人谈正事的时候很少有人会带家眷，一个是不方便说话，另一个会让人觉得怠慢，老头子虽然疼我，但跟人谈事情就把我赶出来，我特淘，有时候好奇去偷听，这边刚扒住门框，那边大棍子携裹着风雷之声就抡过来了。不过雷英雄百无禁忌，他自己不觉得丫头碍事，我们也说不出什么。

江湖中那些老套的礼节早就过时了，双方点个头寒暄两句就算完事，小胡子这时候充当的是狗头军师的角色，开始互相介绍，雷英雄很客气，完全没有半边楼里那种做派，端起茶杯在嘴边沾了沾，说：“我跟八爷过去打的交道不多，十几年前在江北见过一面，那时候老爷子正跟薛金万斗得火热，我也不好乱套交情，后来一忙，就没机会再见。”

其实老头子垮台的消息早就传得沸沸扬扬，雷英雄只字不提，是顾全卫家的脸面，单凭这一点，就知道他不是那种二杆子，因为二杆子是从来不给人留面子的。

跟这种人打交道其实很难，如果我太热，就掉价了，人家会觉得我是在求他什么，交易的时候肯定要使劲压我，如果太冷，又会让人误以为我傲气，不用我这一套，所以一些措词我提前就背得滚瓜烂熟，尽量让雷英雄觉得我不亢不卑，大家才会在一个平等的环境下去谈事情，场面工夫我们已经做足了，之所以两块换他一块，是因为卫家失势，雷英雄是明白人，什么都懂。

关于交易的许多情况小胡子事先已经跟雷英雄谈过，现在碰面就是两个主事人决定是否拍板，所以多余的闲话没怎么说就直奔主题，以一换二，雷英

雄绝对是沾光的，如果我们带的是真品，当面拓下来交给他带走，这桩交易可能会很顺利，但我们只有拓本，没有真品，这是个要命的硬伤，我就对雷英雄解释道：“两块铜牌本来是有的，前段时间江北那边出了点意外，结果把铜牌搞丢了，拓本是真的，绝对没有掺水，您是我的前辈，又是行家，我不敢拿打眼货来糊弄。”

雷英雄嘴角露出一丝不易觉察的笑意，刚要开口，茶馆老板轻轻推开门，对我们歉意一笑，然后附在雷英雄耳边说了句话，雷英雄不动声色地点了下头，说了句稍候，就跟茶馆老板离开包间。

雷家大小姐一直闷不作声地玩手里的钥匙扣，她爹一走，她就活跃开了，眼睛一眨，笑着对我说：“卫家大少爷，我见过你，在半边楼，还有个胖哥哥。”说着一指和尚，然后又学驼叔塌肩膀的样子：“还有个模样笑死人的驼背大叔，你们坐在二楼的东面，对不对？”

我心说这丫头记性倒真是好，半边楼里那么多人，我们又不扎眼，她竟然还记得清清楚楚，简直是过目不忘。

和尚嘿嘿一笑，说：“雷小姐学得真像，驼背大叔是我们少东家的叔叔，别看其貌不扬，名头是很响的……”

我看和尚埋汰我，就轻轻咳嗽一声，拿眼一斜他：“我跟雷小姐说话，哪有你插嘴的份，无尊无卑，站到后面去！”

和尚想还嘴，猛然醒悟过来自己现在扮演的角色，悻悻地往后退了一步，雷家的小丫头笑得更欢了，那双水灵灵的美目勾魂夺魄，弄得我不敢直视，一口接一口地喝茶，雷大小姐笑够了，才问道：“你叔叔这次为什么没来？上次你们还不在一起的么？”

“这个这个……这个塌肩膀的大叔是我父亲的一个老伙计，我敬重他忠厚可靠，所以平时一直称呼叔叔，雷小姐你不要误会，我和他其实并没有什么血缘关系。”

又是一串娇笑，我也只好陪着干笑两声，小丫头还要再说什么，雷英雄就推门进来，一脸歉意地告罪。



我们坐下顺着刚才的话题继续往下谈，其实话说到这份上，已经非常明了，我们这边没什么问题，只等雷英雄同意，他想了想，说：“我做买卖喜欢干脆利索，但铜牌的分量，大家心里都有数，容我考虑一天，明天这个时候，一定给你们答复。”

他既然这样说，我也不好再纠缠，临走前雷英雄问我老头子现在身体可好，我说身体还好，就是不如前几年了，他意味深长地一笑，上车走人。

今天这桩生意谈得算是比较顺利，虽然没有当场拍板，但雷英雄的态度却很好，看上去也有诚意，我就觉得外面传闻他如何如何霸道的话都不怎么靠谱，小胡子却淡淡地说：“人，都有两张脸。”

反正明天就会有消息，不管交易能否成功，我们都要打道回府，这次小胡子跟和尚的人都一起来了长沙，可能是我们认识以来人数最多的一次，和尚让他们收拾好东西，准备明天动身，这家伙还记得我今天当面挤兑他，一个劲儿地没事找我的事，我就教育他，说在那种场合下，不要老记着自己是谁，只需要记住，你是一个演员。

和尚不以为然，晃着脚丫抠鼻孔：“论演戏也轮不到你，这里演得最好的是小元，在那种地方一呆呆两年，换成是你，别说演戏，憋都憋死了。”

“你说这个我倒不否认，小元是个人才。”

说到这里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和尚的表情突然就有点沉重，张张嘴却没说话，继续低头抠脚丫子，我追着他问，他盘起腿，想了一会儿，一脸严肃地说：“你知道小元怎么熬那么长时间的吗？”

和尚嬉皮笑脸惯了，他一严肃，弄得我很不习惯，也收起笑脸说：“我也很奇怪，贺老海招的六指都给打发走了，就把小元留下来，又不让他做事。”

“贺老海有点毛病，他不喜欢女人。”

我一下子就明白了，怪不得别的人都是三人一间房，只有他和贺老海住在一起，而且当初我询问他的时候，他脸上马上就露出很苦涩无奈的表情。我心里顿时涌动出一股说不上来的感觉，感觉很憋屈，又感觉有点悲哀。

“这事你就烂在心里，跟谁都不能说，如果传出去，小元就没法做人了。”

和尚从鼻孔里粗重地呼出口气，“告诉你这个并不是我喜欢背后说闲话，只不过想让你知道，有的时候，人不想去做一件事，却不得不做，因为这件事要比他自己重要得多，如果因为达到目的而做出一些牺牲或者强自忍受不能忍受的痛苦，这个人就是勇士，值得钦佩。”

我默然，小元所做的并不是什么利国利民的伟绩，但和尚说的话好像又有道理，一件事总要有两个不同的对立面，飞蛾扑火舍身取义，同样也能理解为自取灭亡。

我没什么文化，一谈这些富有哲理性的东西就大脑缺氧，和尚也不想继续讨论这个话题，正无语间，驼叔在外面敲门，说有人找我。

“谁？”

“雷英雄的人。”

我心里猛地高兴了一下，第一反应就是雷英雄想通了，提前派人告诉我们答应交易，一边想一边回自己的房间，雷英雄派来的是个四十岁左右的男人，猴瘦猴瘦的，跟他一说话，这家伙两只眼睛就滴溜溜的转，显然是个八面玲珑一身机灵眼的人物。

“雷老哥派你来的？”

那家伙恭恭敬敬说：“我们家小姐今天生日，恰巧卫老板正在长沙，所以想请您赏脸吃顿便饭。”最后他又补充道：“家宴，没有外人。”

他一说完，我就有点激动，雷英雄虽然还没拍板交易，但这是个很友好的信号，道上的人都知道，一顿饭并不算什么，关键是看在哪儿吃，星级酒店里摆上一桌，看着气派，其实只是场面活，家宴就不同了，人家肯把你请到自己家里吃饭，本身就是一种信任的表现，说明没把你当外人，而且直接派人来请，显然是很有诚意的。

我想去跟小胡子商量一下，但转念一想，我是主角，况且这也不是什么大事，如果去找小胡子说，他又要翻来覆去地分析半天，于是我爽快地答应下来，说换换衣服就去，那人很识趣，跑到房间外面去等。

我这边换衣服，驼叔就一脸猥亵地在旁边说：“雷家那个小丫头模样倒是



很标致，虽然家世长相比老子当年那个省长女儿要差一些，也算说得过去，你好好下点工夫，入赘到雷家，抱得美人归不说，以后也能借你老丈人的势力在长沙混碗饭吃，老子当年在这上头吃了好大的亏，你要引以为戒……”

“驼叔，”我拿起外套边走边说，“你干吗不去写书？”

我叫上小胡子还有和尚，跟瘦猴一起下楼，小胡子悄悄跟我说，雷英雄主动示好可能不止吃顿饭那么简单，他估计有话会说，让我小心一点应付，不能漏我们的家底，也不能得罪对方。

雷英雄跟老头子一样，住得很偏，而且也是自己盖的院子，门口竟然还有两只镇宅狮子，我心说这都什么年代了，还搞这些，猛一看跟清宫戏里的藩台衙门一样。

“三位，这边请。”

院子里非常安静，几乎看不到人，我觉得雷英雄大概是太自信了，吃这碗饭的人不可能不结仇，这里虽然是他的地头，但不做防备是不行的，真要被别人盯上，暗中过来打他闷棍，躲都躲不过去，江北是老头子的地头，不照样让人把老窝给抄了。

“你们这儿人不多嘛，挺清静。”

瘦猴不愧是个人精，我随口一说，他就听懂我话里的意思，笑笑说：“我们家小姐喜静，所以院子里的人不敢喧哗，不过，这儿也不是谁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地方，要是真不开眼的趁黑捡漏子，好进不好出。来，三位，这边，马上就到。”

快到正厅的时候，已经能看到雷英雄和雷家姑娘在酒席旁边坐着等候，我正想迈步往里进，瘦猴伸手虚拦了一下，带着歉意说：“卫老板，这是家宴，一个外人没有，您自己进去就行，旁边也准备了上好的席面，这两位就委屈一下。”

这要求其实并不过分，人家说了是家宴，就是跟我亲近的意思，我带人进去，确实有点说不过去，回头一看小胡子，面无表情，我就摆谱道：“你们俩去吧，有事了我叫你们。”